

——三百年前一段亡國史——

崇禎乙酉四月十四日，滿洲兵攻破揚州前線白洋河。史督師可法撤回揚州城死守，直至廿四日，城被攻破，於是我們全城百姓便陷於空前劫難之中，屠殺焚掠，奸淫婦女，這種非常的慘劇繼續了十天，八十萬人因此喪了性命！我在這十日之內，不知遭遇多少危險，九死一生，總算把生命苟全下來，驚魂定後，回想我死去的弟兄們，真是欲哭無淚啊！後世人們，讀我此篇日記，不知起什麼感想？！

王秀楚記

四月廿四日。消息日漸緊張，但住在我們住宅裏的守城兵還照樣逼索財物，每天到晚，只知吃花酒，調戲女人！我和鄰居們商量，請那位稗將吃一台酒，講講情面，或者還少損失些？幸好這天晚上稗將楊某答應下來，就在我家設宴，招了幾個妓女，因為這正是他們需要的。正在琵琶彈得動人，主客快要大醉忘形之際，忽督師來了手諭，楊某見了，當下變了顏色，酒也顧不得再吃，立刻上馬而去，我們大家也弄得不歡而散，誰都知道噩運快要來了！

廿五日，督師出布告安民，說：「城破之日，我一人當之，不累百姓。」我們看了，眼淚不由得流下來。當時情形好像緩和了些，也許是暴風雨前的安靜罷？下午，我的內親和太太對江瓜州逃入城內，說是躲避高傑的逃兵，我想！也許我們自己的敗兵比滿洲兵還可怕嗎？我的太太滿面恐惶之色，我只得設法安慰她，其實這時候敵兵快要入城的消息已成公開的秘密

了。我到外面探聽消息，有人說平南伯黃得功的援兵已至，揚州可以不生問題；再一看，城上的守兵倒還嚴整，心中不免平靜了許多。但等我回來走到大街上時，空氣忽然變了，人人面上都現着驚惶失措的顏色，大家紛紛議論，有如不可終日。一霎時，煙塵從北而起，初起幾十名露頭跳足的男女，跑得沒命一般；後面隨了幾十匹馬，擁着一位大將，直奔南城而去，大衆不覺驚叫道：「這是史督師啊！」於是人心立刻沸騰起來，大家已竟知道敵兵確是進城了，因為有人說：曾看見史督師向東門衝去，但因那裏已湧入敵兵，故特向南門。我心裡也說不出是什麼滋味了，只覺懵懂中信步向家中奔。我們的住宅，後面本是緊靠城垣的，我已經看見城上守兵如一窩蜂一般跑下來，丟盔棄甲，面無人色，好些人竟致被踐踏而死！剎那間，已竟只剩一坐空城了！

當戰事緊急時，史督師爲了上下城方便和安置砲位起見，用木板將城牆和民宅聯絡起來，於是木板就成了敵兵下城的橋梁。我跑到家裡，喘息未定，已聽見城頭布滿敵兵，守城兵未走盡的，紛紛從木板上跳下，人好似秋天枯葉般落下來，死活誰還管得！屋頂上成了追殺的戰場，刀劍相擊，有似冰雹，我們全家只得伏在屋裏，一絲不敢動彈。所有住宅各處，都藏滿守城軍士，主人驅逐，亦不肯去。我暗暗從窗子向外窺視，但見穿了異樣服裝的敵兵一隊一隊的由城上下來，非常整飭。正在看得出神，忽有人打起門來，立時嚇了我一身冷汗，我以爲這回一定糟了，開門後，才知是鄰居×君，前來約我「歡迎王師」，要焚香跪接，心雖不甘，也不敢抵抗，只得唯唯應命。我便改易了服裝等待着，但許久無消息。這時我又從窗

洞外窺，忽見許多滿洲兵騎了一群楊州裝的女人，在大街上蹣跚地走着，我登時大駭，因為已知道情勢已非，此難難逃了。我將這種情形告訴了我的太太，我哽咽着說：『我們的團聚恐怕不能維持多久了！看形勢滿洲兵定要有一番大屠殺，倘如你碰到了這些野種，希望你不要忘記了我們的身分！』她聽了立刻嗚咽起來，小阿彭（我的孩子）看了他母親掩泣，也跟着流淚。她一面哭一面說：『我們的錢，都交給你好了，這也是我們幾年來的積蓄；若有意外，我但有一死，你可千萬要設法救出小阿彭！』我聽了，不知說什麼好，只覺從心裏疼上來，我拉了他的手，大聲號起來，唉！不想我們幾年甜密的夫妻，却要如此收場！況她現在正有身孕，已經九個月了！慘酷的天啦！

「來了！來了！」

這個意外的喊聲驚破了我們生離死別的噩夢，我出門一看，原來是滿洲兵從街上經過，那些迎王師的人，十分恭順地跪在地下。此時街上不見一個行人，大家都閉起門來藏躲着，只求不要喪了性命便好。故雖相離至近的鄰居也彼此不通消息；我看見遠遠的滿洲兵騎在馬上，每遇歡迎者，就俯下頭來說話，等來到面前，才知是要錢，並不是說話而已。好像要錢還不甚苛，雖有時對那不肯出錢的人們用刀威嚇，但還沒有殺人的意思。（後來才知道這事都有人作嚮導，有的人已竟交了萬金，還是保不住性命！）糟了！到了我的門首了，我將怎樣應付呢？我正在遲疑着，一兵已破門直入，那位騎馬的將官厲聲道：『帶着他！』我聽了，開腿就跑，幸而後面始終沒追上，總算脫了第一步災難。過了許久，我才敢偷偷回家，這

時我弟弟和大哥也來了，我們大家商量，似此局面，非避一避不可。因我家附近，儘是關商住宅，以致我雖穿了粗藍布，但他們却疑心我也是有錢的少爺。後來商量的結果，決定到二哥家裡去，因他家正住在揚州城的貧民區，總可減少一點注意。傍晚，大哥，我妻，小阿彭等，遂從小道逕奔二哥住宅，只剩我在家中留守，藉觀動靜。他們走後，我非常淒楚，因我老覺得我會不能再見他們了似的。誰知不久我大哥又跑回來了，他上氣不接下氣地對我說：「三弟！趕快走，聽說大街上已在開始殺人了，我們要死還是死在一起吧！」我於是慌急帶了祖宗神主，和大哥跑到二哥那裡，當時避難的除我們弟兄四人外，還有阿彭，我侄子，嫂嫂，兩位外姊，一位內弟。此時天色漸晚，外面殺人號哭之聲，慘不忍聽下去，天又下起雨來，我們也實在害怕，覺得在屋裏不大安全，於是都上了房，雨下得更大了，我和妻阿彭大哥內弟裹了一條毡子，還是擋不住濃密的雨點，從頭髮上不住流下水來，門外傳來一陣一陣的哀號，我幾乎不知是到了什麼世界了。這樣直熬到夜深，才敢下來作一點飯吃，遠遠望出去，城中四週，已處處起火，一派赤色，映得滿天都紅起來。冷風吹着雨絲，還夾雜着打人聲叱喝聲，哭泣聲，我們眼裏都充滿了淚，默無一言，也一籌莫展！飯熟了，誰也吃不下去，後來我妻拿出一些銀塊來，分作四份，我們兄弟四人，各藏一份，不管頭髮裏或是褲子裏，只要嚴密便好，爲的是到萬分緊急時節，留作買命錢。我妻又覓了一身極破爛的衣服換上，換完大家便愁眉不展地坐以待旦。

（未完）

史地
演述

揚州十日記

(二)

靄士改譯

廿六日。好容易熬到天明，我們又上了屋頂，却發現已有數十人，伏在天溝內了。忽然一個滿洲兵從東牆爬上來，他正在追趕着一個人，見了我們，就撇了那人，直奔我們撲來，我惶急得不顧一切地向下面跳下去，大哥，二哥和弟弟也隨着跳下，一氣跑了百多步，喘息始定。我一看，妻和小阿彭都不見了，唉！但不知此生還能和他們見面不，心中像刀絞一般疼着。

狡黠的滿洲兵們，向大眾宣說現在出示安民了，儘管出來，絕不會搽殺，於是從先隱藏的人們紛紛逃出，豈知這全是騙人的話，他們一看有人出來，立刻驅逐到一起，不知要趕到那處去。我們弟兄四人，正遇見一隊難民，數約五六十，以女人爲多，大哥的意思以爲投人大隊或可安全些，我們便也加入那一系列隊伍了！這一隊人前面有三個滿洲兵領着，後面又有入持刀驅趕，大哥他們的銀子都被搜去了，只有我未曾被搜；兵們不時用不成腔調的話罵着，又沒輕沒重的向那些落後的人們毆打。我的朋友朱書的兩個姨太太都被擄了，他們看見我好像遇見救星，立時呼喊起來，幸而兵們沒聽見，我趕快丟眼色，令她們莫聲張。再一看他們那狼狽形狀，實不勝心酸。頭髮散亂着，四隻脚都陷入泥中，可憐她們使喚奴婢爲生的人，如何能受得了這種折磨，有一個還抱着自己的女孩子，更加走不動了，旁邊那個拿槍的滿洲野種，劈手把孩子給奪過來，拋入泥中，婦人只有咬咬牙關擦着眼淚向前走，我的淚已經奪眶而出了，我想起我的女人，不知她和小阿彭現在正受着什麼樣的罪呢！這一隊長長的

女兒陣，但聽得一片嚶嚶啜泣之聲，道旁孩子不知拋了多少，她們跌倒又爬起，爬起又跌倒，刀片槍桿不時在背後打着，我只得合上眼睛向前走。有時偶一睜開眼來，只見道溝中流着五色的人血，尸骸堆滿了泥塘，那一派殘忍景象，即使事後尋思也要爲之顫抖！

我們一直被趕到一位闊商的宅中，進門後，已有一個滿洲兵拘了幾個婦女在那裡玩笑着，一旁堆集着大量的箱籠綵緞。他見我們進來，向那三個領頭的韃子哈哈大笑道：「你們打那裡弄這些娘兒們來？好運氣！」他們三個把我們這些男人拘在後廳，那些女人則驅入廂房。遠遠望去，廂房中有三張方桌，幾個裁縫正在製造衣服，另外一個半老的女人也躡雜其中，搽了一臉脂粉，穿得花花綠綠向那滿洲兵嘻皮笑臉地作媚，看了真叫人又是氣又作嘔。一會，那個韃子兵向她臉上擽一把，打着哈哈道：「從前我們打高麗，搶了幾萬娘兒們，就沒一個像你們這麼不要臉的，噫，原來你們偌大的中國，却並無人物！」也許那女人聽不懂他的話？總之，我就看不出她有一些害羞的樣子。不久，那三個傢伙也過來了，並叫把那些女人都帶進來，他們亮着刀子！說：「都給我脫了衣裳，你看，這不是給你們作新的了嗎？要量量尺寸的！不脫，就吃老爺一刀！」女人們只好羔羊一般的脫下來，一個個裸了豐滿的身體，羞得低着頭，那三個只顧嘻嘻哈哈的笑着，命那早來的女人給量尺寸，並給換上旁邊堆集着的乾衣，他們也動手動脚地摸摸索索，好容易這一幕劇演完了，就擺上酒席，狼吞虎嚥起來，不用說，那些女人是要陪他們玩耍的，一個人懷裏摟了好幾個，在那裡胡纏，正在起勁時節，忽然一個傢伙滿臉紅漲漲地立了起來，拿刀在手，甕聲甕氣的喊道：

「那些蠻子們呢！咱們過過癮！」

我下意識的知道這事完了，一轉眼間，我大哥已被網上了，二哥見了，對我說：「完了

，大家在一起吧！」就拉了我手走上前去。我不知不覺的隨了他，弟弟也隨在後面，此時已有五十個人被縛了，那個拿刀的大叫一聲，我們心胆俱喪，好像已竟失去了呼吸，沒有動彈的，只有一個一個地走上前去吃一刀。我看見血從刀上一縷一縷地流下來，一個完了，又一個完了，眼見已輪到大哥，我眼前已被淚封得模糊了，但馬上我的心一動：「爲什麼不跑呢？」立刻就抽身出來，也沒人覺察，就又走入後廳，這時西廂中還拘着許多老婦，我知此處不能隱藏，穿至後面，見一帶馬槽，又跳不過，我真急了，於是俯身鑽入馬腹下面，一個馬一個馬地爬過去，這時只要馬兒一動，我就會變作爛泥的，幸好，我竟脫險了。出了馬羣，又走過幾進房子，老是繞不出去，只有旁面一條小衙，可通後門，可是後門已用長釘釘牢，我從小衙向前走去漸漸聽得見那些被屠殺人們的叫喊了，立刻渾身起了雞皮疙瘩，不敢再走，忽見左廂那廚房裏有三四個人在作飯，我靈機一動，就奔他們跑去。一進門，我便跪倒地，下求他們救我，但願給他們作個燒火夫，只要能安身便好，誰想那四個人却完全拒絕了我，我求得越急，他們的顏色越難看，到後來他們終於忍不住了，大叫道：「你不知道我們也是被擄來當差的嗎？這都要按數點名的，一會多出你來，我們生命也難保啊！」我還是涕淚交流地央求着，有一個人拉了我說：「你不用找麻煩，乾脆我把你送到前邊去完了！」我一聽，立刻嚇醒了這求救的迷夢，趕快跑出來；但是我到那裏去呢？那時我實在急得要命，恰好階前排了一列菜缸，上面有蓋，我想，何不登這個上房逃走呢，於是鼓勇而上，不想用力過猛，缸蓋又蓋得不牢，撲通！我落在缸裏了！唉！天哪，我真要死在這裏嗎？不能的！不能的！我還要看看我的她呀！我的小阿彭啊！我勇氣又來了，掙出了缸，直向衙後的小門走去，用手掀起那衙門的鐵釘來，左搖右搖，用盡了全身力氣，毫無動靜，我拾起一塊石頭來

，想用石代手，無奈響聲過大，讓前面聽見，如何得了！只好還用手搖撼，指頭破了，血也淌出來，但那時也覺不出痛苦，忽然，那釘子有些動了，我再狠命一拔，竟脫手而出，這釘子本是釘牢那栓門的木栓的，我第二步就去拔那木栓，誰知天雨已久，木栓潮脹，好像比釘子釘得還結實，我只有拚命拔，這時，忽地花啦一聲那半扇門倒下來，原來是已朽了的門軸斷了，我喜歡得非同小可，也不知那兒來的力氣，一跳就跳出幾步開外，我已在大街上了！此處正是城根，巡邏的兵丁前後不斷，我不敢再向前走，遂挨進左鄰一家住宅，想設法藏一下，進去後，才發現凡可以藏避的所在，無不有人，這房子共五進，處處如此，真可詫怪，我直走至前門，已臨大街，街上兵士們絡繹不斷地走着，故此處無人藏躲，我赶快跑進一間屋子，找到一隻床，由床上爬到頂棚，就暫在頂棚上休息一下，喘息方定，忽聽隔牆一聲慘叫，恰是我弟弟的口音，隨後只聽刀聲響了三下，鴉聲音寂然了！我心裡正在酸楚，又聽見二哥在哀求着道：「你放了我吧，我家裏還有點銀子，情願拿來買命！」這話還未說完，就「嗷」的一聲，再也沒有別的話了。唻！我的弟兄完了兩個了！妻子又不知逃往何處，不知我們這一世人造了何等罪孽，受這麼重的懲罰！我當時已是全然迷惘了，眼中也哭不出淚來，只覺金花亂冒，心頭像一團火在燃燒，許久，才稍稍平靜一些，這時一個北兵帶了一個女人進來，非要女人和他在這床上睡覺不可，死說活說，那女人也不幹，他只得帶她走了，我不免暗暗念聲「阿彌陀佛」！我老覺得所處環境，仍是危險，於是攀到樑上，匍伏而臥，雖是塵土撲鼻，漆黑如墨，也顧不得了。不久，果然有兵進來，用槍刺那頂棚，刺了半天，看不出所以然，也就罷了。以此之故，我這一天竟安全地過去了；但是外面殺人的喊叫聲，却不時傳入，聽了使人肝胆俱裂；這時已到黑夜，我自己尋思，弟兄四人，已亡其二，大哥不知命

運如何，妻和阿彭尤使我放心不下，我不能久居此處，我要去設法找一找他們；決定了主意，便緣柱而下，躡手躡腳從大街上走去，死屍時時把人絆個筋斗，天上不見星斗，一片淒慘景象，實是我有生以來，第一次的遭遇。正走中間，忽見對面火把照耀，有馬蹄的聲音，我知不妙；立即躺倒，混於屍骸中，假作死人，那隊滿洲兵過去，竟沒有看出我，我既發現了這個方法，便屢屢應用，幸而都被我瞞過去。這樣，我從傍晚就走，直到夜半，好容易到了二哥門首；大門緊緊地閉着，我也不敢直前叫門，聽了半日，一聽出嫂嫂說話的聲音，才敢輕輕打門，門開了，那開門的正是我妻，不覺大喜過望。到家後，原來大哥已先逃回來了，小阿彭也還好好活着，我不免想起二哥和弟弟來，抬頭一看大哥，大哥已是哭了，我也禁不住淌淚如雨，但却迄未明說，二嫂問我二哥的下落，只得含糊回答，唉！那知我們已是不會再見到他了啊！我開始問我的太太，他怎樣逃出性命，他說：「不是那野種從房上把你追下去了嗎？我一看，只剩下阿彭和他姨我們娘子三個啦，也就不顧一切的跳下來，幸而未喪性命，只是阿彭他姨跌壞了腳，但那北兵終於縛了我們，送入一間房子，那裡面已拘着數十個人，男女皆有，大家用一條索子拴起來，他指了我和我妹妹向其餘各人說：「好好給我看，着這兩個女的，丟了跟你們大夥算賬！」說完，他便走了，一會，又來了一個兵，竟把阿彭他姨劫走了！又過了半日，不見有人來，我就托詞逃出來，幸而遇見洪老太太，才把我帶到家來了。」洪太太是二哥的內親，我也把這一天的冒險，全告訴了她，大家哭了許久，洪太太來了，拿了點剩飯，勸我們好歹吃些，但這當兒那裡吃得下？外面火光四起，比昨晚更加厲害，遠遠聽得何家墳一帶，哭聲震天，「鬼呀！」「娘呀！」叫得人斷腸。妻老是哭着要尋自盡，說這樣如何是個了局，我一面焦灼一面勸他，不覺已東方發白了。

(未完)

史地
演述

揚州十日記

(三)

靄士改譯

廿七日。我和妻找到一片荒墳來避難。(這一片地方統名何家墳。)那裏有一個尸柩，亂磚碎瓦，荒草迷離，好像久無人迹了。我們全蹲在草叢中，把小阿彭放在死柩上，用蘆席蓋了，妻在他前面，我在後面。我們全身縮得像個刺蝟，惟恐一動就會使外面看見。剛剛安置好，已竟聽到四周喊殺之聲，哭號隨之而起，幾十人幾百人齊聲叫着：「饒命罷，老爺！」小

孩子們的徹天徹地的哭聲，更覺悽慘，直到午後，死尸堆集如山，幸而我們終日未曾遇到什麼危難，小阿彭也格外乖，自早至晚，不說話，也不哭，更不要東西吃，有時渴了，我用瓦片掏一點溝中污水給他，喝了便沉沉睡去。太陽沒了，洪太太來找我們，才知道嫂嫂也被劫去，還有未離懷抱的侄兒，也不知下落了，嗟，殘忍的天哪！回了家，我們想找點米，弄點飯吃，但米已沒了，於是我和大哥忍飢睡去。妻在這一夜竟自縊起來，幸而被洪太太救下。

廿八日。晨起，我帶了一副慘切的面容向哥哥說：「今天不知誰死呢！大哥若安然回來，務要照料我的阿彭，我們怕不見得能見面了啊！」大哥一面擦淚，一面勸我一番，就另逃他處去了。洪太太和妻說：她昨天在櫥裏藏了一天，竟得安然過去，「你何不也藏在櫥裏呢？」但我太太無論如何不願意，我們就又到荒墳中去，不久，幾個兵從櫥裏把洪太太扯出來了，一面打她，一面問他別的人到那廂去了，她却始終沒將我們說出來，這個老太太真是我們的救命恩人啊！此時荒墳也不大安全了，兵是越來越多，避難的也比以先多了，不久，來了一大隊兵士，邊走邊喊，「快滾出來，不然，一刀殺死！」忽有一人，用長竿向我腿上刺來，我急急立起，以爲這回是完了，但一看那人，十分面熟，只是叫不出名字來，我恍然大悟，這是作響導的漢奸啊！我作揖舉手的請他慈悲慈悲，但他却非要錢不可，我只得給了他一塊銀子，總算放了我，他一面走，一面還說：「便宜了你老婆！」隨後我就聽見他把那一隊兵帶走了；我們的心還沒安定下來，忽又來一紅衣兵，拿了雪亮的長刀，直奔我來，我連忙掏出一塊銀子給了他，但他非要我妻不可，我妻伏地不起，我說：「她已有九月身孕，昨

天因跌傷小產，此刻那能起來！」那野種還是不信，終於驗視了妻的肚子，幸而妻預先備了一條血褲，他見了，才掉頭而去。我見他還攜了一個少婦，帶了自己的女兒和兒子，那男孩一邊走一邊向他娘要吃的，氣惱了那個滿洲兵，一刀劈去，小孩立時倒地，腦漿都流出來，隨即挾那少婦遠去。我渾身戰得支持不住，不想天下竟有這般殘狠的人！我覺得我們的末路，怕也與他一樣，心中皇皇，不知所措，妻又啼哭着非自殺不可，我也實在不願看這人生的慘劇了，我們回到家裡，竟雙雙自縊起來，那曉得繩子太細，我倆一齊落下，此時外面兵又滿了，我們急奪門跑出，奔一盛萋草的房子，裏面全是乾草，我直爬至草頂上，用草蓋了自已，覺得這樣總可安全了，不想一兵忽然也登了上來，用槍亂刺，我只得起來，又獻給他一塊銀子，才算免於一死。同時，在此避難的十幾個，都被他搜括一空。兵走後我發現草堆中有一張八仙桌，下面頗可藏人，我們大家就鑽了進去，但天不作巧，忽地東面一堵牆倒了，立時成一個大洞，於是裏面一切，外面通可看見了，恰好一個兵過去，立即用槍從外刺來，離牆近的都刺傷，我大腿上也中了一下，但我還能爬走，到底逃出來了，我知道我妻和許多女人在另一草房中避着，就爬到那兒去，我見到妻塗了一身糞汁，頭髮也蓬散着，臉上滿塗鍋灰，幾乎不能辨識，只是聲音還聽得出來罷了。我求那許多女人允許我也藏在這兒，他們叫我臥在他們下面，而她們則壓在我身上，我十分氣悶，幾於悶死了，後來我妻給我一個竹管，我腳在嘴裏，那一端却通到外面，這樣，呼吸才痛快了些。大家剛安靜些了，但外面一聲「哎呀」，原來是一個兵因為逼奸兩個女人，女人不幹，就被殺了，我們都嚇得動也不敢

動，這時突然進來一個北兵，我們更其害怕了，幸好他看了看這些非人非鬼面目，就又走了。此時天已漸晚，我從草堆下爬出來，全身大汗，和妻跑回家來。還好，大哥，洪太太也都回來了，大哥說，今天他被抓去拾東西，還賞了一貫錢呢！他又說，街上的情形真不忍看，地上全成血水，唉！我們的命運啊！我昏昏沉沉地睡去，直至次晨。

三十日。自廿五日直至今日，五日之中，有如換了一個世界，而我們每過一天，覺得長似一年！我私自揣想，那麼大的危險都過去了，或不至死了吧？但今天消息却更壞了，外面紛紛傳說，說是要「洗城」了；於是城中人們，但能逃脫的，就設法向外跑，以致城中秩序，更亂起來，不單滿洲隊伍，城外的流氓土匪，也趁火打劫，見人就搜，無物不要，誰也不敢惹他們。我起初也想逃的，後來一想，大哥既不忍與我分離，而妻和阿彭也實在走不動，還是聽天由命罷！荒墳是不能再去了，因為滿洲兵已知那兒是藏人最多的所在，於是我硬找一處草深的地方臥下去，妻和彭兒另臥在一旁，因妻曾以有孕之故屢脫災難，設想或不至再有問題。同時妻叮囑我說：「我如遇見什麼危險，只有一死，但你可千萬莫出來救我，那就非一齊都死不可，留一個活着，照顧阿彭，我死也甘心了！」我見了她那充盈了淚珠的眼睛，心頭像有千言萬語，但一句也說不出來，只有默默答應而已。我們臥下不久，便來了好幾起持刀要錢的，幸而都應付過去。我們正在自慶，突然來了一個鼠頭鷹眼的東西，樣子異常凶惡，向妻要錢，之後，還要帶了她走。她一面羞澀地用有孕小產的話搪塞他，一面伏地不起，那曉得那東西是毫無人心的，非逼她起立跟着走不可，妻却只在地下匍匐，他便抽出刀來，

向背上亂抽亂打，不到幾下，鮮血已然漬出來，我心裏難受得幾次想起去替她，但因她會囑咐過我，只得忍痛不動。我斷定這回妻一定完了，果然，那野東西將妻的頭髮繞在肘腕上，用力拖拉，邊拖邊打，一直拖了一箭多地，那種慘狠樣子，目前想來猶使人下淚。正走間，忽遇一個騎馬的兵，和他說了幾句滿洲話，他居然將妻放了，向遠方走去。妻又爬向草叢，不免痛哭失聲，我細細一看，已是血水淋漓體無完膚。事已至此，我只得溫言安慰。此時忽又烈火四起，何家墳左右草房，頃刻都變成灰燼。那些隱藏在家的人們，被火一燒，無不喊叫而出，但一出來男的就被殺死，女的亦被擄走。也有不肯出來，逕直燒死在裏邊的，一派腥臭之氣觸鼻欲嘔！不久我們近旁一株枯樹，也被火引着了，電一般的火蛇，向四外撲來，畢剝響聲，有如天崩地裂，陽光因之慘白。我簡直疑心已到閻羅地獄，好似看見無數夜叉鬼怪，獵人而食，一時便昏了過去！忽然一陣慘叫震醒我的麻木的神經，慢慢睜眼一看，原來是我大哥被逮，正和一個兵在那那裏支撐着掙扎。大哥有力氣，將他擄倒而逃，他却不捨，死死追來，大哥只得跑到我這裡要錢買命，我一看那兵，正是剛才打我妻那個東西，這時我僅有一塊銀子，便取出獻上，他仍不滿意；又向大哥背上狠命毆打起來，血花四濺，大哥展轉地下哀號。我和五歲的彭兒都跪在一旁請他饒命，我說：「你如非要銀子不可，我們只有一死，如要別的東西，我可領你去取。」於是他答應同我到家去拿，妻的衣物，曾分裝兩甕埋在洪宅的階石下，我就挖出來請他隨便挑選，凡一切金珠細軟衣服，只要值一些錢的，全數劫去，回來，因見阿彭項上帶着銀鎖，亦狠命用力割下，這才算饒了我們了。但臨走時還

在狠狠地罵着：「哼！我不殺你，早晚有人殺你的！先留你一條狗命罷！」我聽了才知「洗城」之說，定是事實，於是更加怕起來，覺得生命是萬萬保不住了。我把阿彭和妻放置家中，全聽命運的支配，又出去看大哥的傷勢，傷勢委實不輕，項上前後，均有寸許深刀傷，胸前受傷更甚，此時他已昏曠，問他痛否，亦不知覺。我只好把他扶入洪宅，囑他靜臥，慢慢再設辦法。當時有人勸我，說城是非洗不可，最好躲一下，我想，身上已一文無有，大哥又傷得那樣，何忍離去，遂決心與大哥同生死。布置完畢，我和妻，阿彭又躲入一個糞窖中，以避眼目，洪太太也來在一起。忽見外面幾個滿洲兵擄了四五個女人，兩個年老些的只管啼哭，但那兩個年青的却嘻笑自若，後來又來兩個兵爭奪她們，於是自己火併起來，一個兵在旁邊用滿洲話勸解，正熱鬧間，忽一個兵抱了一個女人直奔大樹下行起他的獸慾來，其餘那些人見了，也一人抱一個照樣施行，那個年老的女人雖在一旁哭泣哀求，但誰來管她？他們輪流地奸淫半日，才哈哈哈哈的起來走了，我眼見那頂年青的女人，已是摧殘得不能起立了。啊呀，這還是人間世界嗎？我自己問着自己，正在這樣提心弔胆地等待着，忽見對面走來一個紅衣佩劍的滿洲將官，約三十歲上下，容貌很俊偉，後面跟了幾十個揚州人；當他見了我時，我立時戰抖起來，但他却溫和地和我說：「看你不像粗人呀，怎末也在這裡？」隨又問我女人，我便托詞我是個窮苦的書生，又告訴他以妻的一切，他聽了之後，很親切的告訴我：「好了，明天王爺就下令『封刀』，你們總算逃出性命來了！隨向從人要了幾件衣服和一小塊銀子給我們，又問我們幾天沒吃飯了，我說已有五天了，遂命我們跟了他去，我們雖怕，也不敢不走，便跟他到一大宅中，但見堆了許多糧米，有一女人看守，他囑她好好看待我們，算是在此得到一餐飽飯。天已薄暮了，我因此地離洪宅極近，便拿了點飯給大哥送去，見了他

那遍體傷痕，不免淚涔涔下，他因苦痛，只吃了幾口飯，我給他洗淨了血，才回來接妻和彭兒。妻因他弟弟數日無下落，知是遇難，以此非常傷感，我也想起二哥和弟弟來，痛定思痛，大家哭了半日。但是明日既已封刀，到底我們算熬出這一場非常的慘變來了，心裡還稍稍痛快些，這一天睡得很好，幾天的疲困爲之一舒。

五月一日。雖已封刀，但殺人之事，還是極多，不敢外出，聽說黃得功的降軍入城，搶得更凶！

二日。已派了新官吏，出示安民，從此我們再不是明朝的人民了！僧人們在寺院焚化死尸，共有八十萬具，投河落井自盡被焚的還不算數！

三日。太陽晒得得很熱，街道上尸臭薰人，腥風吹拂，臭味聞數十里。大哥傷勢日重，很可憂。

四日。今天放賑糧即前者史督師所存軍糧。數千担轉眼即空，男女雜沓，弱小者被踐踏而死的甚多。那些缺臂少腿的殘餘性命，看了使人如入鬼世界！

五日。人們敢稍稍出來走動了，但趁火打劫的極多，也分不清誰是北方兵或本地流氓。大哥今日因傷逝世，我痛心如焚。回思避難時一家八口，今只剩我們三個逃出性命，殘酷的蒼天，使我們遭遇這樣的世界！我彷彿兩世爲人，一合眼睛，就看見那殘忍的一切，不覺仍要渾身起粟。爲了使後人知道亡國之慘，追記此十日的經過如上。

附記，清兵下江南，史可法在揚州抵抗，城破之日，可法死節。清兵下令大屠殺。此是一位身逢其難的揚州人王秀楚所記，我們讀了，再想想如今的處境，不知感到什麼滋味！

廿五年八月廿九月，譯者志。